

暗号照旧

◆ 安 谅

一个天高云淡的周末,明人正与几位朋友喝茶聊天,刘冰搁在桌上的手机骤然颤抖不止。他按了接听键,先是嗯了一声,随即又吟了一句被篡改的诗:黄河照样流。然后才神情自如地与对方交谈起来。挂了电话后,有人问道:是谁呀?哦,是我太太。她钥匙忘带了,让我待会稍早回家。可你一上来念的什么诗呀,怪怪的。明人好奇地发问。刘冰笑了,带点诡秘,这是我家的秘密。他没说下去,话题又被旁人扯开了。

半个月之后,明人与刘冰等一同去法国巴黎游览。晚餐时,刘冰发现自己的双肩包丢失了。这个双肩包里有皮夹子、照相机,还有手机等,平时都是随身携带着的。包里价值不菲,刘冰自然沮丧,而且有一点遭遇打击之后的发懵。有人提醒,快点报失,不然银行卡、手机之类都有进一步损失的可能。刘冰说身份证留在家里了,只能让在国内的太太去代办了。但用明人的手机拨了他太太的手机几次,他太太一直未接。刘汉叹曰:陌生来电,我太太从来都不接的。

大家一时无语。明人忽然想起一个主意,说你要不先发一段微信给你太太,再怎么样,她总会看吧。再反复拨打她手机,说不定她就会接了。于是,按此办法又试了试。终于电话接通

了,刘冰急急切切地对着手机又是一句不伦不类的诗:巴黎共此时……“受受,我是冰冰,是的,你听我说……”对方显然也回应了,刘冰把该说的话一股脑儿地说了。

总算搞定了这一切,大家绷紧的心弦稍稍松弛了一些。明人想起刘冰每次与太太电话,总要念一句诗,不禁又重提这一疑惑。刘冰说,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暗号。这是怎么回事?明人和大家都充满好奇。

给你们说一件我家的丑事吧,刘冰说,反正都是兄弟。去年春节前,我去外地出差,接到一个电话,是我太太打来的,电话里杂音很重,我感觉太太的语气很急迫,说她被车撞了正往医院赶,因为没带钱,让我往朋友的卡里打点钱,我心急如焚,问了卡号,便迅速转了一万元过去。随后我打电话给我表弟,让他赶去医院代我照顾。表弟赶到医院却找不着我太太。又专门拨了我太太手机,我太太回了,好半天回的,说她在做瑜伽,根本没有车祸上医院一事。我获悉后,无论如何不相信。第二天赶了回来,和太太一起去报了案,才知道,现在电话诈骗花样很多,一定是有人采取手段盗用了我太太的手机号,还模仿了我太太的口音,对我行骗。这个案子好久没

破,我和太太则想出了这一招,就是每次出差,都说好暗号照旧。每当接听电话,都得先说一句诗,是用我们恋爱时闹着玩的那种,有所修改,但不走样。这次我们的暗号是,接电话的先说一句:海上生明月。打电话的则将自己所处地方加改进去:巴黎共此时。暗号就对上了。

不久后的一天,明人约好晚上与刘冰一家小聚。下午时,刘冰打来电话,说他和太太有事耽搁,待会直接到饭店,让他帮忙接一下他的宝贝儿子小冰。小冰念书的小学,就在明人单位不远。他们也都挺熟了,明人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学校,在校门口候到了小冰。可小冰迟迟不愿上车。明人说,是你爸爸让叔叔来接你的。小冰大人似地一撇嘴:可以呀,可你得说出暗号啊!暗号?明人懵了,忽然明白了,连忙拨了刘冰的手机。刘冰在那头笑了:忘了告诉老兄了,不说暗号,小冰是不会跟父母之外的人走的。那今天暗号到底是什么?今天的暗号是……明人挂了电话,对小冰扮了个鬼脸,说了一句:今天暗号照旧。

小冰立即绽开了笑容,飞快地爬上了明人的小车。



◆ 张振国

无为,虚度一生,这不是自己的无能与过错,他始终这样认为。

那天,风和日丽,老魏心情很好。他站在自己的墓前念叨;某系唐魏征几代孙,自幼家贫,学习勤奋,上戏毕业,下乡锻炼。七六年,雨过天晴履新职,二千年,风平浪静享阳光。论专业,修编剧,台词一句未成,讲贡献,说成就,帮腔似作嫁衣裳。倏忽已见金乌坠,来日归真到此方。这是他为自己归纳的悼词。

老婆用随身带来的抹布将墓穴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像打扫刚装修完毕的二手房,一丝不苟。老魏从老婆手中接过抹布说,尽管你擦得微尘不见,青石泛光,但我也得意思意思,为自己扫扫墓,总结总结自己的人生。他想起了张果老倒骑毛驴的故事,想着自己走过来的路,会心一笑。暗忖: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铺的,人生的墓都是自己修的。今天为自己扫墓,唯心唯物都顾及到了。



墓是自己修的

厚养薄葬,千年提倡,依然改变不了风气。老魏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。他说:“七月鬼月,冬至落葬,清明扫墓全是无事找事。”

老魏的老婆是位坚定的有神论者,举头三尺有神灵,人在做天在看,人死了还被阎罗王管着,所以初一、十五必去庙里烧香,风雨无阻。有一段时间老婆身体不好,还坚持要去求神仙老爷,老魏保驾护航。每当从庙里回来他发现老婆的精神状态兴奋不少。从此他不再阻挡老婆的信仰活动,他自己也不再细究相对真理,绝对真理,一切顺应自然。

老婆拉他上了大巴,说是去免费一日游,到了目的地他大吃一惊,才知道是游墓园。几个圈子兜下来,老婆到墓穴预售处签了契约,买了双穴。这时,老魏骂老婆:“犯了神经病,好日子不想过,却想到死。依想死,别把我拉进去。”

“我们是夫妻,戏文里唱的在天比翼鸟,在地连理枝,我放不下你,免得死了,天各一方。”老魏很不高

兴,拗不过夫人,独自低头反剪着手走开了。皇陵都被盗了,墓还有什么用?历史上,新君登基就着手建皇陵的也不少。平头百姓做寿棺冲喜的事过去常有耳闻。老魏寻找着各种理由宽解自己的心思,他不想与老婆吵架。

老魏私下里对儿子说:“树高千丈叶落归根,我们在江苏老家买了墓地,离开上海不远。伯父伯母,叔父婶娘已经谢世,堂兄堂妹都已成家,东飘西散,自立门户,家族亲情已经淡薄,你无长兄姐妹,将来能为我们扫墓的只有你,你不想去,我们也不怨你,也不作怪你,你安稳地生活就是了。”

“爸,独生子女家庭不是我们一家,社会还在向前发展,我们暂不要提这种灰色的事,生儿防老,你放心好了。”

随时可死,处处升天,人从虚无中来,又回到虚无中去,这是规律,谁也躲不开。只是自己一生无所建树,对不起自己,对不起祖宗,碌碌

宠物与主人

◆ 孙长乐

一年后,老黄所在单位的总经理退休了,上级主管部门派了一个人来接任。新任总经理与老马沾亲,他举贤不避亲,上任不久便提拔老马为单位的常务经理。

老马变成老黄的上司后,老黄明显感觉到老马对自己很冷淡。老黄知道,老马一直为给狗配窝一事耿耿于怀,老黄后悔自己当初拒绝了老马的要求。

一天傍晚,老黄抱着恬恬,来到了老马家里。老黄进门后冲老马嘿嘿一笑:“马经理,我知道您很喜欢我家这只小狗,这不,我把它给您抱来了,就让它待在这儿给健健配窝吧。”

老马撇了撇嘴:“你不是嫌弃我家健健吗?”

老黄涨红了脸说:“其实,健健还是蛮有威势的……”

“健健现在终日都有‘美狗’相伴,可以说是‘妻妾成群’啊。”老马说着,把老黄领到阳台上。老黄看到,那儿有四只小狗在嬉戏着,除了健健,其余三只形态各异,奇模怪样,一看就知是名贵的宠物。老马不无得意地说:“那三只小母狗都是别人送我的,全是西洋品种。”说罢,他也斜了一眼老黄怀里的恬恬:“像你家这小狗,健健现在哪里能看得上!”



读画

明·无名氏 原作
朝伍·改编并画



朱某不学无术,却喜欢不懂装懂。一天清晨他早早地起身,洗漱换衣,忙进忙出,说是今天岳父设宴邀请众多学子一同欣赏祖上传下的古画,他的妻子一听便特别地嘱咐他:“那确实是我家祖传的两幅画,一幅是‘芳草渡头韩幹马’,是唐人韩幹所画,一幅是‘绿杨堤畔戴篙牛’,也是唐朝的戴篙所画的牛,要是我老爸把两幅画拿出来给你们看,你就用这两句话来称赞它们,那么老爷子自然高兴。”朱某听了便说:“没问题,我记得住的”,然后打扮好了,摇着纸扇出门往岳父家去了。

朱某来到岳父家,果然有许多学子早已到了,三杯老酒落肚,朱某因为今天可以在岳父面前显耀一番,便十分兴奋。过不久,老岳父拿出一幅题为十八学士的画,请大家欣赏,众学生看画,低声地议论,谁也不敢大声发表意见,朱某早就按捺不住了,他忽然推开了众人高声地说:“好一幅古画,那是芳草渡头韩干马,绿杨堤畔戴篙牛。”一起观画的客人顿时哄堂大笑,岳父气坏了,大声地骂女婿:“你只知道牛呀马的,什么时候能像一个人?”



口技

◆ 邓志军

我在书报亭买了本杂志,发现自己多年前的一篇小说被转载了,可居然连我的名字都没署。

回家后我决定讨个公道。就照着杂志上登的编辑部电话打了过去。一个女孩接了电话,我礼貌地说道:“编辑老师您好!我是小说《雾》的作者……”我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台词刚说了一半,女孩就借口自己忙,把电话挂了。

我的火腾地升了起来。照着杂志上的办公室电话打了去,“你们杂志怎么回事?用了别人的作品,连一本样刊都不给原作者寄……”一个中年男子在电话那头干巴巴地说:“对不起,下次注意了。”说完电话又挂断了。我沉思片刻,决定打电话问问发行部。一个中年女子告诉我没转载费。“你们这是欺权,我要告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,电话又挂断了。接着我又给责任编辑、执行主编打了电话,没听我讲上几句他们都把电话挂断了。

最后我打到总编室,把事情始末说了一遍。那头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话了,“我知道了,以后你的文章我再也不会转了。这个杂志总编、主编、发行、校对都是我一个人。你说我一个下岗的口技演员,混这碗文化饭也不容易。和你聊了一上午,嗓子眼都冒烟了,求你等我喝杯水后再打好吗……”



【“和了”】

有数位老友来访,我让5岁孙子给他们表演一个搭积木的游戏。不料,孙子将十几块积木摆成一个横列,然后用力朝前一推,嘴里还叫着:“我和了!”顿时,我囧而无语!

【掏鸟蛋】

晚上熄灯后,同舍的室友躺在床上开“卧谈会”。一群男生在聊自己小时候干过的调皮捣蛋的事,什么上房揭瓦、下河摸

鱼,聊得热火朝天。这时,轮到甲讲了。甲悠悠地说:“我家小时候门前有棵树,树上有个鸟窝。从树下路过的时候,经常有鸟屎从树上落下。有一天我忍无可忍,就爬到树上把所有的鸟蛋都掏了。”

“这有什么啊……切!”“然后我就把鸟蛋都煮熟了。”

“不。我又给它放回去了……我要让鸟妈妈深切地感受到丧子之痛。”全寝汗颜。

